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研究 ——杜甫傳、文獻運用和詩學觀點探析*

黃自鴻**

摘要：日本江戶後期，漢學家津阪東陽以中文撰寫的《杜律詳解》面世，不但得到日本學者的讚賞，更獲中文學界關注，收錄於七十年代出版的《杜詩叢刊》，也有專門探討這本著作的研究成果面世。先前對該書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律詩編年、杜甫之死、重視題解等論點，尚未探討該書杜甫傳的撰作、中日杜詩文獻的引用和津阪東陽兼顧文質的看法。本文擬基於先前的考察，並結合《夜航詩話》的論述，探索《杜律詳解》全書特色和津阪東陽的詩學觀點。

關鍵詞：津阪東陽 《杜律詳解》 杜甫 注本 江戶漢學 律詩

一. 前言

經過漫長的歲月，杜甫（712-770）詩作漸漸成為日本漢詩讀者的關注對象。進入江戶幕府（1603-1868）時代，由於德川政權大力推動，儒家文化成為維護幕府統治的一種主要手段，以忠君愛國稱著的杜甫，順應這個潮流而得到官方認可，繼而普及於社會大眾。¹

江戶初年，日本書商輸入明代（1368-1644）邵傅（生卒不詳，隆慶〔1567-1572〕間在世）的《杜律集解》，因為該書精簡扼要，引起江戶文人和一般大眾對杜詩的濃厚興趣，並陸續發表幾種杜律的研究著述。² 其中，江戶晚期儒學者津阪東陽（孝綽，

* 本文描述的工作全部由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資助局（專案編號：UGC/FDS16/H05/17）撥款資助，並於「古典體詩教學、創作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主辦，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香港古典詩社「璞社」協辦，2019年7月9-10日）宣讀。承蒙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惠予研究資料，謹致謝忱。

** 黃自鴻，香港公開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1. 高文漢：《中日古代文學比較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568-569；李定：《津阪東陽〈杜律詳解〉研究》（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頁5。

2. 神田喜一郎（KANDA Kiichirō）：〈日本に於ける杜甫〉，《中國文學報》第17冊（1962年10月），頁186-195；黑川洋一（KUROKAWA Yōichi）：《杜甫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7年），頁335-344；靜永健（SHIZUNAGA Takeshi）：〈近世日本で読まれた《杜甫詩集》について〉，《文學研究》第109輯（2012年3月），頁1-19。

TSUSAKA Tōyō, 1757-1825) 的《杜律詳解》三卷，為其中別具特色的日本杜詩注本。該書專門解釋《杜律集解》收錄的七律，討論共一百三十八首作品，³ 每首作品附以題解、典故出處、詞語解釋和詩句串講，詳述每首作品的內容。根據石川之襲（竹厓，ISHIKAWA Shikei, 1794-1844）的前言及津阪東陽兒子達（拙脩，TSUSAKA Tatsu, 生卒不詳，天保六年〔1835〕前後在世）的後序，由於「為諸生講杜律，因自錄其說」，經過「六春秋」而將舊稿整理完畢。作者任職津藩（今三重縣津市）藩校（專門教育藩士子弟的正規教育機構）有造館督學（校長），學子欲鈔傳該書，津阪東陽於是將文稿交給石川之襲，委託對方校訂及作序，未幾津阪東陽溘焉而逝。⁴《杜律詳解》獲得廣泛讚譽，視為日本漢學的一部重要力作，對杜甫研究貢獻甚大。⁵

津阪東陽名孝綽，字君裕，號東陽，伊勢人，自小誦讀儒家經典《孝經》和《論語》，年未弱冠就能創作詩文。他曾經習醫，後立志走上研究儒學的道路。津阪東陽曾在京師留寓，由於火災失去許多藏書和著述而離開京城，後來出任津藩儒官，獲第十代領主藤堂高兌（TŌDŌ Takasawa, 1781-1825）任命為有造館初代督學。津阪東陽著作豐富，除《杜律詳解》外，還包括《夜航詩話》、《夜航餘話》、《孝經發揮》、《聽訟彙案》等。⁶

有關《杜律詳解》的性質，在討論杜甫江戶詩壇地位的文章中，張伯偉認為，津阪東陽在《夜航詩話》屢次提出杜詩的缺失，他的《杜律詳解》也僅屬於一部律詩初學者的入門讀物，並不具有表揚正宗和建立典範的企圖。⁷ 祈曉明則解釋，津阪東陽於《夜航詩話》多番褒揚杜詩，謂其「妙絕千古」、「古今絕唱」；在《杜律詳解》裏，祈曉明舉「合歡」的注解為例，證明津阪東陽參酌多種杜詩著作，不會草率地提出結論。作者嚴謹的寫作態度，使它成為江戶時代重要的杜詩研究專著。⁸ 據津坂治男（TSUSAKA Haruo），《杜律詳解》於文化十二年（1815）成書，⁹ 而按石川之襲的序文，津阪東陽撰寫《杜律詳解》時與他切磋商討，後來又再經歷六年光陰而初稿始定。由於有造館在學子弟對該書需求甚大，津阪東陽讓石川之襲覆校及作序。《杜律詳解》

3. 李定：《津阪東陽〈杜律詳解〉研究》；黃嘉欣：〈津阪孝綽評七律析辨〉，《雲漢學刊》第34期（2017年4月），頁171-196。
4. 石川之襲：〈杜律詳解序〉，載津阪東陽著：《杜律詳解》（津：關西圖書株式會社，1897年），卷上，頁一上-四上；津阪拙脩：〈後序〉，載津阪東陽著：《杜律詳解》，卷下，頁1上。有造館屬當時擁有高學術水平的「總合大學」，後來的三重師範學校，利用舊有有造館的設施而成立。三重師範學校即今三重大學教育學部前身。「有造」一詞，源於《詩經·大雅·思齊》「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見三重大學《三重大X》，2008年9月1日，http://www.mie-u.ac.jp/report/miedai-x/vol015_1_4.pdf，2018年7月21日瀏覽。
5. 吉川幸次郎（YOSHIKAWA Kōjirō）：〈杜詩在日本〉，《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東京：筑摩書房，1999），頁718；黑川洋一：《杜甫の研究》，頁348-349。
6. 干河岸貫一（HIGASHI Kan'ichi）：《續先哲百家傳》（大阪：青木嵩山堂，1910年），頁53-60。
7. 張伯偉：〈典範的生成：東亞文學中的杜詩〉，《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第9期，頁176-177。
8. 祈曉明：〈杜甫在日本江戶詩壇的地位——兼與張伯偉先生商榷〉，《玉溪師範學院學報》第32卷第3期（2016年3月），頁28-29。
9. 津坂治男：《生誕250年 津坂東陽の生涯》（大阪：竹林館，2007年），頁142-145。

的行文和解釋，一方面博採眾家之說，對包括邵傳《杜律集解》在內舊注加以駁斥，另一方面不嫌其煩，多番就重複的詩歌用語進行解說。¹⁰ 杜甫及其作品，與有造館的教學理念相當吻合。在《國校興造記》裏，津藩執政兼總教藤堂光寬（TÔDÔ Mitsuhiro, 1755-1826）首先提及的是禮義於治國的重要性，津藩領主藤堂高兌創辦有造館，目的正在於訓練人材，通過教育以使國家教化。¹¹ 擔任督學的津阪東陽強調「文武忠孝」為「國校之四極」，而「《唐詩百絕》」也在學子修習的範圍之中。¹² 據此，可知《杜律集解》既屬於作者用力甚多的學術專著，也屬於面向日本漢詩學習者的一種入門讀物。

晚近中國讀者和杜詩研究者對這位漢學家及其《杜律詳解》具有特殊興趣。臺灣學者黃永武於七十年代編有《杜詩叢刊》四輯，輯錄的古代注本，收入《杜律詳解》這部唯一由日本學者撰寫的杜詩專著。¹³ 在眾多杜甫研究中，這本著作受到兩岸學者注意，除了有關日本漢學的論著提及《杜律詳解》外，¹⁴ 目前已有前引兩篇專門探討該書的論文發表。不僅如此，仿效中國詩話形式的《夜航詩話》，一直受到相當關注，以中文寫就的學術論著也有多種。¹⁵ 在日本彼邦，學者對津阪東陽的研究興趣同樣不減，道坂昭廣（MICHISAKA Akihiro）、二宮俊博（NINOMIYA Toshihiro）分別就《夜航詩話》和《杜律詳解》進行日譯及注釋。¹⁶ 學界對《杜律詳解》的研究，主要發掘該書在杜詩編年、杜甫之死、重視題解、以意逆志、律詩第二句為句眼、忠君愛國的解詩觀點和邵傳《杜律集解》比較的特點，對於〈詩聖杜文貞公傳〉、中日杜詩文獻的運用和作者的詩學觀點方面，仍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本文在以上基礎延伸，嘗試全面分析該部著

-
10. 例如杜律中的「人」，津阪東陽引述大典顯常（梅莊顯常，DAITEN Kenjō, 1719-1801）《杜律發揮》之說，解釋〈所思〉、〈野望〉、〈諸將五首〉其五的所指。
 11. 藤堂光寬：〈國校興造記〉，《國校興造記》（有造館刊本），頁1上-3下。
 12. 梅原三千（UMEHARA Sachi, 1864-1945）：《舊津藩國校有造館史》（津：八木清八，1934年），頁52、98-99。
 13. 黃永武主編：《杜詩叢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4年）。
 14. 包括李寅生：〈略談杜甫詩在日本的流傳及日本學者杜詩研究主要方法〉，《杜甫研究學刊》2003年第3期，頁75-80；靜永健、劉維治：〈日本的杜甫研究述要〉，《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7期（2010年7月），頁36-41、51；張伯偉：〈典範的生成〉，頁163-188、209；馮雅、高長山：〈日本的杜甫詩研究——以五山、江戶時期為例〉，《外國問題研究》2012年第4期，頁43-47；祈曉明：〈杜甫在日本江戶詩壇的地位〉，頁24-31；張紅：〈江戶初期朱子學派的詩文觀念及杜甫接受〉，《中國文學研究》2017年冬之卷，頁160-171。
 15. 張伯偉：〈論日本詩話的特色——兼談中日韓詩話的關係〉，《外國文學評論》2002年第1期，頁20-31；譚雯：〈從日本詩話看唐宋詩之爭〉，《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頁15-19；曹磊：〈津阪孝綽《夜航詩話》研究評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2年第6期（2012年11月），頁102-107；曹磊：〈津阪孝綽《夜航詩話》的詩法：文字、典故及詩禮〉，《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4年第6期（2014年11月），頁55-59；曹磊：〈津阪孝綽《夜航詩話》的詩法（二）：漢詩格律批評〉，《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5年第5期（2015年9月），頁33-39；祈曉明：〈從津阪東陽《夜航詩話》的唐宋詩評看中日文化之差異〉，《東北亞外語研究》2015年第1期，頁21-28；道坂昭廣：〈江戶時代後期日本人對漢詩的認識——以津阪東陽《夜航詩話》為線索〉，《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頁7-12。
 16. 二宮俊博的《杜律詳解》的日譯及注釋，資料翔實豐富，對本文極有參考價值。首篇〈津阪東陽『杜律詳解』訳注稿〉（一）發表於《文化と情報》第3號（2001年3月），頁17-43。

作的特色和貢獻。

二. 杜甫傳的改寫

《杜律詳解》一書，由〈詩聖杜文貞公傳〉和一百三十八首杜律注解構成。從自撰〈詩聖杜文貞公傳〉這一詮釋和重讀杜甫的策略，津阪東陽就已表現出他與一般注家不同以及注杜的雄心，說明作者對論述杜甫的目標，不單在於為日本讀者介紹詩聖，也期望建立作者眼中正確的杜甫形象。普遍注家，例如仇兆鰲（1638-1717）《杜詩詳注》和浦起龍（1679-1762？）《讀杜心解》兩種具有代表性的杜詩注本，¹⁷ 皆以正史兩《唐書》杜甫傳為整部著作的開端，並就傳記之中的敘述提出種種質疑。津阪東陽則以更獨創的方式，重整杜甫的生平和詩人地位。

在這篇〈詩聖杜文貞公傳〉，作者認為正史記載有頗多不符事實，與杜甫詩史不相吻合的地方。他採用了「文貞」這個得自《續文獻通考》和《宛委餘編》而後人較少留意的諡號，¹⁸ 並在兩《唐書》杜甫傳的基礎上，參酌了〈壯遊〉、〈官定後戲贈〉等作品，重新勾勒詩聖的一生。

改動的部分，包括強調了年青時的傳主個性不羈，曾於各地遊歷；又於獲授河西尉後拒不受命，反而接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這個逍遙自在的閒職。與正史的行文頗不相同，津阪東陽的杜甫傳前半，對傳主充滿波折的仕途寄予同情，提及他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之時，「時公年四十有四矣」。即使他身陷賊中堅守節操，不但奔赴行在，更為舊交房琯（696-763）兵敗辯護的結果，只換來冷淡的待遇，任職皇帝身邊諫官的日子，「立朝財十五日耳」。¹⁹

正史對杜甫的批評，也包括了與嚴武（726-765）等人的關係和他在蜀任官的態度。津阪東陽重寫《新唐書》杜甫傳的一些段落，提及傳主在成都浣花里與田峻野老相交，刪去「無拘檢」之語，有關杜甫在正史本傳的批評和負面描述，津阪東陽大致將之辨正或刪削，只保留嚴武「與公世舊，待遇尤厚。公傲誕，武過其宅，有時不冠，而見嘗憑醉登武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又補敘嚴武召歸朝廷，杜甫送嚴武至巴西一事，以證明兩人關係一直甚好，亦同時說明杜甫對友人推心置腹。「田峻野老相狎」和「憑醉登武牀」兩事所揭示的「傲誕」個性，可能是津阪東陽唯一承認的、詩聖杜甫相對「負面」的性格特質，事實上，從個性發展與情節脈絡的角度看來，「不羈」、「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與「傲誕」的確一脈相承。到了稍後

17.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浦起龍：《讀杜心解》（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

18. 「公諡號事，嘗閱《續文獻通考》曰：『元至元二年追諡文貞。』但未審出處。後覽王弇州《宛委餘編》曰：『偶閱張伯雨〈贈紐憐大監〉詩跋云：『曾疏請以浣花草堂列祀典，又請得賜諡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閱《元史》，有紐憐傳而不載此事。公之諡文貞，後世罕知也。』《通考》蓋取諸此，或別有據見，俟博古者考之。」見津阪東陽：〈詩聖杜文貞公傳〉，《杜律詳解》，卷上，頁6上。

19. 津阪東陽：〈詩聖杜文貞公傳〉，卷上，頁1上下。

漂泊四方的艱難日子，傳主即使獲朝廷召補京兆府功曹參軍也拒不赴任，更讓讀者看見個性所在。²⁰ 在後面〈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賞析和分析的部分，津阪東陽也指出，杜甫從小就自負文才出眾，欲藉此獲朝廷重用。〈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的尾聯「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以借揚雄（前53-18）自比，冀望得到天子賞識，是「豪氣未除」的表現。²¹

緊接著的段落，津阪東陽按照年譜和杜詩的大概，略述杜甫在蜀後期居無定所的經歷，又對杜甫「啗牛肉白酒」的死因作詳細討論。津阪東陽在自撰杜甫傳中補述傳主「偏身不遂」，根據〈峽中覽物〉「舟中得病移衾枕」，解釋他在到達夔州之前就已得病。後面他進一步舉〈清明二首〉其二「右臂偏枯半耳聾」、〈賓至〉「老病扶人再拜難」、〈客居〉「臥病憂脚廢」、〈杜鵑〉「身病不能拜」等詩句為證，指出杜甫病之有年，而不應僅將這些有關憂患和疾病的文字單純地看作套語。作者引述〈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並序〉和〈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等詩作，指出杜甫「扁舟下荆楚，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以杜甫病歷論證他的死因，否定飢死說的可能。²²

敘述過漂泊四方以及舟中風疾逝世的命運後，津阪東陽引用歷代對杜甫的評價，包括元稹（779-831）墓誌銘、元代（1271-1368）「文貞公」諡號、韓愈（768-824）「李杜文章在」、蘇軾（1037-1101）「一飯未嘗忘君」等經典說法。在正文以外又附詳細辨證，藉著對杜詩中的疾病記錄，否定源於劉斧（生卒不詳，1073前後在世）牛酒飢死未陽之說，進而據顧宸（1607-1674）的見解，認為杜甫應該卒於冬季。文章最後強調讀詩之法，重在得作者之實際，否則將喪失詩歌的精神。像一般杜詩注本的做法，他重申孟子（軻，前372-前289）「知人論世」的閱讀策略，認為沒有準確認識作者身世遭遇，就不可能了解感時傷世的主旨，是以他撰寫詩聖杜文貞公傳，以便讀者。²³

津阪東陽的杜甫傳，呈現出一個既忠義又不羈的杜甫形象，與正史列傳相比，《新唐書》杜甫傳裏「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憐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這段描述，²⁴ 實屬〈詩聖杜文貞公傳〉的主要旋律，因此杜甫形象的重點，自然集中於杜甫與唐皇室的關係之上。與杜甫傳建立出來的形象相若，正文解說〈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引述胡以梅的觀點後，也強調杜甫與節度使交往，從未卑躬屈膝，可以看到他的「英雄骨氣」，在「從容中有毅然不可犯者」，是以能夠彰顯他「能遜抑而無所

20. 津阪東陽：〈詩聖杜文貞公傳〉，卷上，頁1上-6下。並參劉昫（887-946）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190下，頁5054-5057；歐陽修（1007-1072）、宋祁（998-1061）：《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201，頁5736-5739。

21.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5下。

22. 津阪東陽：〈詩聖杜文貞公傳〉，卷上，頁3上-4下。

23. 津阪東陽：〈詩聖杜文貞公傳〉，卷上，頁3下-6下。

24.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201，頁5737。

屈」的個性特質。²⁵ 如果從中日比較和接受的角度看，詩聖「不羈」、「傲誕」的個性看來可以相容於津阪東陽的詩學觀甚或日本傳統文化之中。

三. 《杜律詳解》對中日杜詩文獻的引用與討論

先前對《杜律詳解》的研究，主要指出與邵傳《杜律集解》的關係，包括比較兩書杜詩編年和對邵注觀點的批駁和修正。除了邵注，津阪東陽還參考了其他文獻，特別是日本本土的杜詩著作。與大典顯常《杜律發揮》相同，津阪東陽的著作，基本按照邵傳《杜律集解》的脈絡展開論述。《杜律集解》由於篇幅適中，注文簡潔易讀，對於日本讀者極為便利，使得邵著在東洋盛極一時。²⁶ 後來日本漢學家宇都宮遯庵（由的，UTSUNOMIYA Ton'an, 1633-1707）為邵著作更詳細的註解，這部《鼈頭增廣杜律集解》於元祿（1688-1703）年間出版，使邵傳觀點擁有更為深遠的影響。

《杜律集解》使杜詩在日本得到廣泛注目，然而它也存在不少闕失。現代學者指出，邵注的不足包括觀點過度強調比興和解釋浮泛，²⁷ 而在後來的日本杜詩研究者眼中，《杜律集解》更有著多種多樣的問題。首先對邵注作出批評的有日本詩僧大典顯常，在《杜律發揮》裏，列舉邵注的錯誤可說是該書一個主要的寫作宗旨。同樣建基於《杜律集解》，津阪東陽一方面取邵著的編次順序及部分觀點，另一方面多次指出該部注本的誤解和問題。²⁸

整部《杜律詳解》所論七律，皆收錄於邵傳《杜律集解》之中，津阪東陽按邵著順序編次，通過「知人論世」的方式，理解杜甫的一生和作品背後的創作理由。例如收入集中的第一首作品〈題張氏隱居二首〉其一，津阪東陽指出，杜甫創作此詩時年僅二十六歲，繼而評之曰：「詩律固不待晚節而細，真天縱之聖也。」²⁹ 即使如此，《杜律詳解》並不同意邵傳編年，像〈章梓州橘亭餞成都賈少尹得涼字〉，津阪東陽解釋此詩作於杜甫在梓州之時，詩題既謂「章梓州」，後來對方離蜀赴京而杜甫撰有〈奉寄章十侍御〉，故而前詩應該編於後詩之前。相似的例子還有〈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除了編年的問題外，無論是對仗、詩句解讀還是字詞解釋，津阪東陽皆就邵傳注解的問題提出質疑。例如談及〈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三「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一聯，津阪東陽認為「準擬」、「親知」應屬虛實對，而非邵注所說的那種借聲對的假對。³⁰ 在〈夜〉的注文中，作者認為「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應解釋

25.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中，頁4上下。

26. 靜永健：〈近世日本で読まれた《杜甫詩集》について〉，頁11-13；黑川洋一：《杜甫の研究》，頁335-344。

27. 王燕飛：〈邵傳《杜律集解》研究〉，《語文教學通訊》第730卷第4期（2013年4月），頁86-88。

28. 有關《杜律集解》和《杜律發揮》的討論，並參拙著：〈江戶時代杜甫研究與接受——大典顯常的《杜律發揮》〉，《杜甫研究學刊》2019年第2期。

29.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1上。

30.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中，頁43上。

作「中夜夢驚，終不能寐，故起出閣，扶病倚杖，徘徊步廊，聊以消遣，乃候時望星斗，因感銀河亙天而低，想其應與京城連接，依依戀闕瞻望，亦至情之切，作斯癡想也」。所以邵注以七夕之事附會，並不適合，而引用杜牧（803-852？）作品解釋杜詩，更為荒謬。³¹ 對於〈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中「青廉白舫」，邵注謂其為「官舟」，津阪東陽認為此謂「行色之壯，然非官舟」。³² 可以舉例的尚有〈寄常徵君〉。對於該詩第二聯「楚妃堂上色殊眾，海鶴階前鳴向人」，邵傳謂「『楚妃』一語，微詞也，不以大丈夫許之，雖褒實貶也」，津阪東陽直言，邵傳之見「固陋可笑」。³³

《杜律詳解》也就偽蘇注進行批評。對於偽蘇注的特質，卷上〈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的解說有較具體的說明：

偽蘇者，南宋時閩中鄭昂者，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其所引事皆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文，而託為古人語，謂之偽蘇註。今《千家註》「蘇曰」者是也。《朱子文集》、《洪容齋隨筆》詳辨其妄，然猶襲謬不已，良可笑也。³⁴

津阪東陽另一部著作《夜航詩話》更詳細解釋偽蘇注的特點和流弊。³⁵ 《杜律詳解》指出舊注多處誤引偽蘇的地方，包括〈曲江二首〉其一「丘豫」「飛此一片花，減却青春色」、〈早秋苦熱堆案相仍〉「韓融」「安得赤脚踏陰山之層冰」、〈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何遜為揚州法曹咏廡舍梅花」、〈涪城縣香積寺官閣〉「常琮對場帝語」、〈送路六侍御入朝〉「李夫人語」、〈暮登西安寺鐘樓寄裴十迪〉「崔浩苦吟詩瘦」、〈即事〉「魯璘垂釣」、〈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劉潛事」和〈人日二首〉其二「王遇元語」，³⁶ 除〈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的「韓融」注外，其他皆見於宇都宮遯庵《鼈頭增廣杜律集解》引《分門集注杜工部詩》，而〈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的「何遜咏廡舍梅花」注文，亦載於邵傳《杜律集解》。³⁷ 對於這首詩的偽蘇注文，津阪東陽解釋，葛立方（?-1164）《韻語陽秋》和楊慎（1488-1559）《丹鉛錄》已經對偽蘇注提出多方面的看法。《韻語陽秋》中的一段，就對這個偽造的何遜（480-520）典故作出辨證，而朱鶴齡（1606-1683）《杜工部詩集輯注》的解說更為詳細，指出《一統志》亦有載「何遜為揚州法曹咏廡舍梅花」，然而何遜本傳

31.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中，頁53下。

32.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下，頁27上。

33.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下，頁40上。邵傳撰，陳學樂（生卒不詳，1587在世）校，宇都宮遯庵標注：《鼈頭增廣杜律集解》（元祿九年〔1696〕美濃屋彦兵衛刊本），卷6，頁53下。

34.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38上。

35.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天保七年〔1836〕稽古精舍刊本），卷4，頁3下-4上；黃嘉欣：〈津阪孝綽評七律析辨〉，頁182-183。

36.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15下；卷上，頁23下-24上；卷上，頁38上；卷中，頁9上；卷中，頁9下；卷中，頁28上；卷下，頁24上；卷下，頁27上；卷下，頁31上。

37. 邵傳撰，陳學樂校，宇都宮遯庵標注：《鼈頭增廣杜律集解》，卷5，頁16上；卷5，頁36下；卷5，頁51下；卷5，頁52上；卷5，頁70下；卷6，頁38下；卷6，頁41下；卷6，頁45上。

並無此事，只有〈詠早梅〉詩傳世。這個觀點獲宇都宮遯庵收錄在《鼈頭增廣杜律集解》。³⁸

津阪東陽對舊注的批評，並不限於邵注和偽蘇注，也包括了其他過去的注本。在《杜律詳解》中，明言「舊注」（註）謬誤的地方不少，例如〈卜居〉、〈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秋盡〉、〈白帝城最高樓〉、〈詠懷古跡五首〉其五、〈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酬郭十五判官受〉和〈小寒食舟中作〉的注文。對於〈卜居〉「浣花谿」的注解，《鼈頭增廣杜律集解》輯錄《一統志》的文字，謂「浣花溪在府城西南五里，一名百花潭，按吳中復〈國夫人任氏碑記〉，夫人微時見一僧墜污渠，為濯其衣，百花滿潭，因名其潭曰浣花云云」，津阪則引「谿上居人多造彩箋，故號浣花」。又或〈秋盡〉，《杜律集解》收「河朔避暑飲」這個典故解釋「江上徒逢袁紹杯」，津阪東陽認為是說與杜律詩句「殊無干涉」。〈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中「南極一星朝北斗」之句，並非如舊注所說「祕書赴召」，而是「以劔南元帥北上，故比為南星北朝長安，為北斗城」。最後一首〈小寒食舟中作〉，中間「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一聯，邵傳認為「皆蕭條之感也」；津阪東陽先解釋聯中字義，「『娟娟』，美潔貌」、「『幔』，舟幕」以及「『片片』寫其輕狀」，因而提出「二物皆乘春得其所而自適，亦可以資飲興」，否定邵注的看法。³⁹

在整部《杜律詳解》中，修正舊注的地方不勝枚舉，作者多次提及「或謂」、「顧註」、「邵註」等觀點不甚符合杜甫詩意。例如〈所思〉「可憐懷抱向人盡」一句，大典顯常解釋，「『可憐懷抱向人盡』，『人』，子美自謂。六朝以來語，詩中多然，注何謬。」津阪東陽先引用大典顯常之說，繼而指出崔漪（生卒不詳，至德〔756-758〕間在世）為人磊落，視杜甫為知己，於是將平生心意向對方傾訴。顧宸《辟疆園杜詩註解》「『懷抱』即公苦憶之情，『向人盡』言訪其消息」的看法是不太恰當的。⁴⁰ 以上《杜律詳解》提及的舊注，皆可見於宇都宮遯庵的《鼈頭增廣杜律集解》，津阪東陽可能以該書為底本，展開討論。

除《鼈頭增廣杜律集解》外，津阪東陽還引用了陸游（1125-1210）《老學庵筆記》、乾隆帝（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1735-1795在位）《御選唐宋詩醇》、梁橋（生卒不詳，嘉靖〔1522-1566〕間在世）《冰川詩式》一類的中國著作，綜觀全書，徐增（1612-?）《說唐詩》、胡以梅（生卒不詳，康熙乙未〔1715〕在世）《唐詩貫

38. 葛立方：《韻語陽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卷16，頁207；朱鶴齡著，韓成武等點校：《杜工部詩集輯注》（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卷8，頁298；邵傳撰，陳學樂校，宇都宮遯庵標注：《鼈頭增廣杜律集解》，卷5，頁37上。

39. 邵傳撰，陳學樂校，宇都宮遯庵標注：《鼈頭增廣杜律集解》，卷5，頁29下；卷5，頁49下；卷6，頁42上；卷6，頁51上；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30上；卷中，頁6上；卷下，頁27下；卷下，頁37上。

40. 大典顯常（大典禪師）：《杜律發揮》（文化元年〔1804〕風月堂刊本），卷上，頁2下；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43上下；邵傳撰，陳學樂校，宇都宮遯庵標注：《鼈頭增廣杜律集解》，卷5，頁42上。

珠》、沈德潛（1673-1769）《唐詩別裁集》、葉夢得（1077-1148）《石林詩話》等作，屬於較多徵引的文獻。以津阪東陽為例，我們或能了解日本江戶學者接觸漢籍的情形，更傾向使用詩話和選本一類的著作，輔助分析和串解詩意。

最後，《杜律詳解》大量參考了大典顯常《杜律發揮》的成果。《杜律發揮》為江戶詩僧顯常的讀杜札記，根據邵傳《杜律集解》的作品及次序，就各首作品的字義和句解作片斷式說明，間或討論杜詩的編年問題。書中引述的舊注注文，也同樣見於宇都宮遯庵《鼈頭增廣杜律集解》。例如前面《杜律詳解》有關〈夜〉觀點，對邵注的批評和杜牧〈宮詞〉，就來自於大典顯常的《杜律發揮》。在整部著作中，津阪東陽參考大典顯常的地方甚多，兩書卷上開頭對〈鄭駙馬潛曜宴洞中〉和〈城西陂泛舟〉的討論，《杜律發揮》分別指出「『杯濃』謂琥珀色，曰『薄』者，言其透徹也」，以及「『悲遠天』，言其聲瀏亮遠徹也」。⁴¹ 津阪東陽引用這些說法，認為「『杯濃』謂杯中酒濃，『薄』言杯色透徹，蓋醇酒色濃，凝琥珀之光，而所盛琥珀杯亦同一色，玲瓏映透，覺若薄而不勝其危也」；「『悲遠天』言其聲嘹亮，直徹雲霄也」。⁴² 從《鼈頭增廣杜律集解》、《杜律發揮》到《杜律詳解》，江戶時代杜律研究有其繼承和發展。

四. 津阪東陽的杜詩解讀：《杜律詳解》與《夜航詩話》論杜觀點

除了《杜律詳解》，津阪東陽較有代表性的漢詩著作尚有《夜航詩話》、《夜航餘話》和《葛原詩話糾謬》，其中《夜航詩話》收錄甚多有關杜詩的討論，被認為不單是江戶時代也是日本歷來重要的詩話著述，甚至放在中國古代，也屬於可以升堂入室的佳作。⁴³ 《夜航詩話》成書於文化十二年（1815），⁴⁴ 寫作時間與《杜律詳解》相若。《夜航詩話》談及對杜甫忌辰的論述，指出杜甫當卒於「十月之交」，有關論證，他詳細記錄在某部「杜律解」中。⁴⁵ 不僅如此，兩者觀點也有相當雷同和重複的地方，舉如對律詩章法的討論，《夜航詩話》強調第二句為七律領全詩詩神，在《杜律詳解》中這個觀點得到充分發揮，津阪東陽明言共九首詩作第二句用字是全詩重心。⁴⁶

按《夜航詩話》的序文，作者志在講解學詩之道，並以唐（618-907）詩為主，以宋（960-1279）、明（1368-1644）詩句為輔，闡述個人的詩學觀點。⁴⁷ 在另一部《唐詩百絕》中，序文首句也同樣提出「學詩必宗唐」，⁴⁸ 松下忠（MATSUSHITA Tadashi）認為，日本江戶時代的詩學觀點，受明代的唐宋詩優劣論影響甚深，《夜航詩話》亦體

41. 大典顯常：《杜律發揮》，卷上，頁1上。

42.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2下-3下。

43. 祁曉明：〈從津阪東陽《夜航詩話》的唐宋詩評看中日文化之差異〉，頁21。

44. 津坂治男：《生誕250年 津坂東陽の生涯》，頁143-145。

45.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4，頁17下-18下。

46. 黃嘉欣認為，重視七律第二句實屬《杜律詳解》的重要詩學觀點。見黃嘉欣：〈津阪孝綽評七律析辨〉，頁175-180。

47. 津阪東陽：〈序〉，《夜航詩話》，頁4上。

48. 津阪東陽：〈序〉，《唐詩百絕》（寬政元年〔1789〕序刊本），頁1上。

現出這種看法。例如該書卷六，津阪東陽強調「學詩以盛唐為準，亦老生之常談」，⁴⁹認為「學詩必從絕句入」，⁵⁰亦對古樂府、宋詩等多有保留。⁵¹他解釋，排律強作長篇，只是輕薄炫耀的末技，七言排律在杜集中也不多見。⁵²因此，津阪東陽對唐詩的重視和對排律的否定，與他寫作《杜律詳解》的興趣是一致的。

在整部《夜航詩話》中，有不少地方討論杜甫及其作品。作者對於杜甫的評價，可以在這段文字裏窺見一二：「王敬美曰：『大〔太〕史公蔓辭累句，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予謂後進學杜詩亦宜具此識膽，斯善學柳下惠者也。」⁵³《夜航詩話》十分關注中國詩的「小學化」和「詩格化」，為初學者指出學詩的正確門路。舉凡字義、詞語訓釋、詩歌句式、對仗、章法、景物描寫等等，不但屬於該書涉及的話題，更用了大量篇幅加以討論。⁵⁴上述問題既為該部著作的重心，作者除了以杜詩為例證外，也讚賞在詩格和詩律上的特色。

津阪東陽也極為關心文學、性情與禮義的關係。祁曉明研究《夜航詩話》的思想，認為日本一直以來具備尊王意識，從津阪東陽的角度看，在詩歌中諷諫君主是不敬之舉，與中國「刺譏君上」的詩學傳統大相逕庭。祁曉明認為原因有二：日本天皇有位無權，不參與日常的政治事務；也由於天皇並不掌握政治權力，他們的行為不會影響國家和社稷興亡，因此日本不可能產生中國那種政治諷刺的作品。⁵⁵《夜航詩話》討論杜甫的章節，與這種尊王思想頗有聯繫，對〈官定後戲贈〉和〈客亭〉的討論，他認為杜詩對君主的態度蘊藉含蓄，並進而提出唯有立言有則，才可以具備風人之旨：

少陵以論事罷官，而詩乃云「官因〔應〕老病休」，又云「聖朝無棄物，老〔衰〕病已成翁」，較孟浩然「不才明主棄」蘊藉，何如樂將軍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故君子立言有則，乃可與語風人之旨矣。⁵⁶

在評論李商隱（813？-858？）〈馬嵬二首〉的部分，津阪東陽認為文人不應在詩歌中描寫國家的不幸，何況加以嘲弄。李商隱詩突顯了君主之惡，有失體統，毫無風人之旨，更沒有臣子之禮。相反，他引述蘇軾對杜甫〈北征〉的看法，讚賞這首詩作體現了君臣

49. 松下忠：《江戶時代的詩風詩論：兼論明清三大詩論及其影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頁82；曹磊：〈津阪孝綽《夜航詩話》研究評述〉，頁104-105；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6，頁26上。有關江戶時代的唐宋詩之爭，另參孫立：《日本詩話中的中國古代詩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87-128。

50.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1，頁13上。

51. 例如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1，頁10下-11上。

52.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6，頁23下-24上。

53.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1，頁11下。

54. 曹磊：〈津阪孝綽《夜航詩話》研究評述〉，頁103-104；曹磊：〈津阪孝綽《夜航詩話》的詩法：文字、典故及詩禮〉，頁55-58；曹磊：〈津阪孝綽《夜航詩話》的詩法（二）：漢詩格律批評〉，頁33-39。

55. 祈曉明：〈從津阪東陽《夜航詩話》的唐宋詩評看中日文化之差異〉，頁21-23。

56.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1，頁19上；杜甫，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4，頁1229；卷11，頁932。

之體，洋溢忠義之氣，並相信詩賦也應具備春秋之法：

凡國家不幸之事，臣子不當形之歌咏，不但諱國惡之禮，蓋所不忍言也，况敢嘲弄之乎。〔……〕余謂不特此也，顯咏時事，彰君之惡，殊為失體。〔……〕如商隱詩，非唯失風人之意，亦全無臣子之禮矣。〔……〕東坡稱老杜「〈北征〉詩識君臣之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善哉其言之也。如「憶昔〔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妹〕妲」，為明皇出色，厚於鄭畋更幾倍矣。「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詩賦之體亦當如是也。⁵⁷

輯錄在《夜航詩話》的論杜文字可以在《杜律詳解》中看到蹤跡。除了前面論述七律第二句的文字，〈九日藍田崔氏莊〉、〈詠懷古跡五首〉其五、〈江南有懷鄭典設〉和〈閨夜〉的典故與解說收於《杜律詳解》之中，兩書觀點由是可以互相闡釋。

《夜航詩話》的尊王意識，與杜甫忠君愛國的精神十分吻合。〈野人送櫻桃〔朱櫻〕〉的注文，相信杜甫滯留天涯海角，心繫唐室，果然不負東坡「一飯未嘗忘君」的評價。⁵⁸ 其次〈秋興八首〉其五，前人或以為「蓬萊宮〔高〕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閒〔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意在諷刺皇帝過度崇拜道教，津阪東陽則認為杜甫忠厚，不可能如此批評前朝之失。他進一步強調譏諷先皇是臣下不忍的事情，肯定不是詩聖的寫作意圖。⁵⁹ 津阪東陽選擇杜詩為專門研究的對象，不但出於自寓的因素，⁶⁰ 也可能出於日本歷史文化的影響。

前人研究《杜律詳解》對杜甫詩歌的解讀，著重於說明題目、詳細作注、以解說為主、第二句為律詩重心和忠君愛國的詩教立場，確乎是該部著作的主要特色。事實上，如果從更宏觀的角度考察津阪東陽的杜律專著，我們應該指出，這位日本漢學家不但意欲指出詩聖的生平和思想，也引用專門討論詩歌格律的論述，多次說明杜律的對仗手法，以及詩句之間的呼應，藉以說明形式和杜甫詩學的整體特點，追求一種平衡內容與形式的文學觀點。例如有關〈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的討論，作者取《冰川詩式》的解釋，指出「此詩藏頭格也。首聯與中二聯，六句皆具言所遇之景與情而不言題意，至結

57.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1，頁34下-36下。以上《夜航詩話》的討論，並參祁曉明：〈從津阪東陽《夜航詩話》的唐宋詩評看中日文化之差異〉，頁21-28。

58.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中，頁30下；杜甫，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5，頁404。

59.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下，頁5下-7下；杜甫，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5，頁404。同樣觀點可參黃嘉欣：〈津阪孝綽評七律析辨〉，頁183-186。

60. 據津坂治男解釋，津阪東陽的個人心境，流露在《杜律詳解》有關〈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的解說之中。談到「鄭公樗散鬢如〔成〕絲，酒後嘗稱老畫師」兩句，他引述閻立本（601-673）「自嘲廝役」的故事加以發揮，雖然身為士大夫卻以「老畫師」自稱，實「以其不得意，玩世自嘲也」。按照津坂治男的看法，東陽對杜甫鬱鬱不得志的命運感受甚深，有關杜律詩句的解說，實蘊含自己當時仕途不順的主觀感受在內。見津坂治男：《生誕250年 津阪東陽の生涯》，頁37；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7下。

聯方說題之意，是謂藏頭」。⁶¹ 律詩詩式與詩歌情景和題意的關係，屬於《杜律詳解》期望讓讀者掌握的主旨之一。此外，津阪東陽有甚多關於杜甫以及中國詩對仗分類的說明和解釋。就〈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中「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一聯，東陽認為「龍蛇」和「燕雀」兩語，前者是繪於旌旗上的畫，後者則是殿廡棲息之物，頸聯所言兩者，「真假取對，謂之借對」。⁶² 又如〈曲江對酒〉，「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東陽指出詩句裏各自為對仗者，叫「當句對」或「自對體」。⁶³

正如前述，這本著作面向的對象，包括了對中國詩感到興趣的日本讀者，是以他也極為關注詩歌的起結照應，以圖掌握詩聖律詩的文學特質。書中有關首篇〈題張氏隱居〉的討論，謂尾聯「乘興」兩字「結上起下，關係尤要」，⁶⁴ 對前文後理有照應之妙。至於〈贈獻納使起居田舍人澄〉的首聯，東陽認為作者言獻納使承君主恩澤，以為尾聯暗結胚胎，⁶⁵ 婉轉表達希望得到對方舉薦的請求。

相對於文字和詩歌上的技巧，文中有不少提及杜甫的段落，在於指出讀書與創作的密切關係。沒有足夠的累積則無法寫出優秀作品，這是《夜航詩話》評論杜甫及其詩作的一個觀點。書的開頭馬上指出「近時學風輕薄，舍本而趨末」的問題，並謂「老杜自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其所以妙絕千古也」。⁶⁶ 其他章節，津阪東陽解釋學力的重要，「自恃聰慧，終虧學力，人間可惜，莫此為甚」，⁶⁷ 也認為讀書多就能擁有書卷氣，否則只會使人氣俗，是以勸勉文人學士「讀書不多，未可輕議古人」，「務用書籍洗滌俗腸」。⁶⁸ 與此相關，作者著重讀書識字，同時十分讚賞杜詩用典方面的技巧。他認同李衡（1100-1178）之說，相信識字應該屬於求學問的基礎；他更認為通過詩歌識字，然後研究其他經書的義理，是一種可行的路徑：

宋人李衡云：「讀書須是識字。」此言學問之要訣也。苟不識字，懵於文義，而讀書求解，如閻室索物，其可得乎。故為學先務在識字通文義，不然，錯亂經旨，是非謬於聖人，豈容忽諸。蓋識字莫善於詩，詩雖末技，使小子先通其解，乃馴致學通經義之階梯也。⁶⁹

因此，在《夜航詩話》和《杜律詳解》，津阪東陽多番提及包括邵注在內文義上的謬誤；⁷⁰ 對於典故出處，《夜航詩話》特別指出杜律詩句文字的來歷，宋儒「無一字無來

61.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12下。

62.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10下。

63.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17下。

64.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2上。

65. 津阪東陽：《杜律詳解》，卷上，頁5上。

66.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1，頁6上。

67.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5，頁31下。

68.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6，頁30下；卷6，頁34下。

69.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6，頁3下-4上。

70. 例如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5，頁1下-2上。

處」的傳統說法，在這裏得到日本學者的認可：

「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人只知「吹帽」為孟嘉事，而不知「正冠」亦用《家語》子路語。「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伯仲之間」取諸《典論》，因用〈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對之。「寵光蕙葉添〔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寵光」，《詩·小雅》語；「點注」，見鍾會〈孔雀賦〉。「五更鼓角聲悲壯，三更〔峽〕星河影動搖」，「聲悲壯」本于禰衡「漁陽搥」故，「星動搖」亦取諸漢武故事，正得斤兩相稱。詩律之細如此，真無一字無來歷，杜詩豈可輕讀乎哉。⁷¹

他列舉〈九日藍田崔氏莊〉的各個典故，以此說明杜律用事技巧細密，對仗適切，算得上斤兩相稱。津阪東陽對讀書和學問的重視，與前文提及的詩學觀點比照，也顯示他對杜律的詮釋，著重於形式與內容的平衡。

五. 結語

與另外兩種成於江戶時代的杜律注本——宇都宮遯庵《鼈頭增廣杜律集解》和大典顯常《杜律發揮》——相比，《杜律詳解》由於相對完整的體例和詳細的論述，允為東洋屈指可數別具特色的中國詩人研究專著。本文延續中日學者對該部著作的討論，就杜甫傳、杜詩文獻和詩學觀點三部分加以闡述，分別指出東陽對詩聖傲岸個性和死因的注重、對杜詩研究特別是《鼈頭增廣杜律集解》和《杜律發揮》的採用，以及平衡文質的論述風格。在詩歌解釋的部分，東陽不但著重杜詩、性情與禮義的關係，也關心字詞和詩格的解釋。因為異於中國本土的文化累積，杜甫詩作因而得以獲得更深刻的詮釋空間。 □

71. 津阪東陽：《夜航詩話》，卷6，頁14上；杜甫，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18，頁1614、1561。